

湯文正公史稿



潛庵先生擬明史稿卷

十七

同里田蘭芳箕山評

睢州湯

斌潛庵擬

徐溥邱濬劉健謝遷李東陽列傳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知瓊州有惠政父琳以

孝聞溥兒時不爲嬉戲舅氏稱他子弟歌善溥曰

歌能顯親揚名耶哀取經書法言匿夾袋中自警

里師疑爲弄具迫視之乃大驚謝曰吾不能爲若

師矣景泰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遷左庶子少

詹事轉太常寺卿兼學士進禮部侍郎改吏部孝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宗卽位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與劉健同

日入內閣知經筵宏治四年憲宗實錄成以總裁

官加太子太傅戶部尚書進武英殿七年進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直謹身殿

時欽天監正李華以不職罷傳旨復其官溥言陛

下卽位以來大小遷除皆出題擬別無內降指揮

以故干請斷絕今傳帖一行倖門遂啟臣等不敢

苟從會星隕地震乞罷不許八年同健薦李東陽

謝遷入內閣太皇太后欲令崇王來朝帝已降旨

溥等言藩王入朝非例也會尚書倪岳等亦言之

乃止占城國王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官往諭溥又
言外國相攻有司馳檄諭之足矣何勞遣使儻或
抗令致虧國體問罪興師則費財勞力於國無益
甚不可也時以爲知體是年十二月詔撰三清樂
章溥同健等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
以少爲貴物以簡爲誠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
牲不過特牛蓋祭不欲頻頻則反瀆物不欲豐豐
則反褻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此之謂也漢祀
五帝儒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
有三大帝乃以老聃當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非禮也至於郊祀樂章皇祖舊製今所傳三清樂
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溥采弗精不可爲後世法
臣等誦讀儒書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不敢以非
道事陛下國家初設文淵閣簡學士居之誠欲其
議政事論經史弼補闕失非欲阿諛順旨以取容
悅也臣等待罪此地而使異端雜進輔導無狀不
勝惶恐帝嘉納之是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
寵十年二月溥等復言祖宗朝嘗面召儒臣咨議
政事今朝叅外不得一覩天顏諸司章奏決斷不
時經筵日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正

人既疏則邪說必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

所不敢言不知古人之心何以能然無他見義者宋徽宗崇尚道教科儀符籙一時最盛及金兵

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致乘輿播遷社稷傾

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

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遂殞其身雖杖

殺柳泌竟亦何益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

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

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自古姦臣佞人蠱惑君心

必以太平無事為言禍患一來悔之無及唐臣李

絳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三

承平日久狃於晏安然工役繁興兵民困苦近歲

以來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妖異疊聞將

然之患誠為可憂伏願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

講學以勤接下以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

聖德日新聖政日理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奏入

帝亟報可雖未遽能去廣而天下頌之未幾以疾

辭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叅十一年皇太子出閣

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明年以目疾

乞歸帝眷留久之乃許賜襲衣白鏹月米歲夫如

例踰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師謚文靖遣行人諭祭

者九溥承劉吉恣作威福之後一處以簡靜有所
謀議歸于慎守成法而已退食私第咨訪人才如
恐不及登崇賢俊一時號稱得人人有過誤輒爲
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以微瑕驟棄吾不忍也或病
其無所建白謝曰祖宗法度甚備患不能守耳何
更張爲嘗因事納忠屢遇大獄事連宗藩貴近逮
繫言官皆委曲調劑卒全國體儀容儼雅和易可
親而倉卒剖決非其所長當宏治十年溥等請孝
宗省覽章奏三月甲子帝遣太監韋泰召溥同健
東陽遷至文華殿命近御案授筆劄司禮太監皆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四

環跪取諸司題奏令面擬批答以進帝應手改定
略無凝滯晝漏頻移賜茶而退論者以爲自英宗
與李賢召對燕閒至今四十年來此事僅見而溥
等應對不能稱上意爲可惜也性好古玩或投以
名畫輒得薦舉時論譏之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日誦萬言
貧不能致書或假之市肆或走數百里求藏書家
委曲與之交因得借觀至五六年不倦其顛篤如
此舉鄉貢第一景泰五年中會試廷試當元以貌
寢寘二甲首選庶吉士洗馬李紹謂劉定之曰主

靜生長各邦兼奉庭闈固宜浩博丘君海外孤生
安所師友乃亦如是授編修益習本朝典故兼好
談兵法成化初兩廣未靖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
雍討之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曰兩廣用兵之策大
要有二曰逐曰困而已愚以爲廣東宜用逐廣西
宜用困何也廣東故無賊皆自廣西賊歸廣東定
矣所以必逐也廣西賊巢多踞峭嶺險峽官軍雖
百萬不能入所以必困也然逐當爲四路一自廣
州趨肇慶歷四會封川沂于藤江一自新興至高
州徑電白出茂名間道下岑溪一自藤縣沂江登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五

陸由鬱林博白達雷州復自石城過靈山下橫州
一自連州徑賀縣出平樂而皆會於潯州此逐策
也廣西猺寇以大藤峽爲巨藪龍粟諸蠻視爲動
止其地前臨河道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
中皆高山峻嶺其田盡在山外俗惟刀耕火種無
儲倘若進兵屯守擾其耕耨蹂其青苗使賊出無
所掠退不得耕不過一二年可坐困矣春夏之交
蠻地大瘴進兵必以七月春夏退兵潯州旣秋復
進更番休息士不告病此困策也夫今日賊多於

昔者大都皆良民耳寇旣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

屬復劫持而虐用之大軍至則賊遁逃不可復見而良民盡殲焉其情可哀也今宜宥脅從之民許其殺賊贖罪有陷賊歸願報仇者編爲義兵罷總兵旗牌及挽弓報効諸名目土官從軍凡所俘獲悉畀之禁兩江私鹽以資賞勞如是而軍威不振賊不破者未之有也賢善其策聞于上命錄示趙輔韓雍卒用以破賊皆濬之計也遷侍講與修英宗實錄進侍讀學士濬在講筵雖貌寢陋而音旨洪暢憲宗獨悅之累遷國子祭酒加禮部侍郎宋真德秀大學衍義至修身齊家而止濬更採輯經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卷十七

六

傳子史言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爲百六十卷凡列總目十二細目百十有九曰大學衍義補又爲一卷曰審幾微以補前書誠意正心之要孝宗嗣位書適成表上之帝深嘉悅賜白金文紵命所司鏤板以行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以老乞休命朝朔望以終史事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一矣三疏固辭不允濬將以大學衍義補次第奏行乃首言儲圖籍事其略曰前代藏書之富有至三十

七萬卷者今國家圖書之儲兩京皆有專官而文

淵閣書目不及前代十一兩京國子監所存不過
累朝頒降典籍而已請將內閣藏書分官考校其
有副本分送兩京國子監無副本者付監鈔錄再
勅天下提學憲臣將內閣未備書籍購訪民間籍
寫彙獻高皇帝御極三十餘年詔令文辭多出宸
衷非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至當時儒臣所纂
又有寶訓日歷聖政記等書藏之秘閣臣民無由
覩記請鏤板頒布更做貞觀政要提綱分類以昭
謨烈之盛列聖實錄代經六帝世盈十紀既無石
室之藏又無名山之副典守或疏恐遂沈沒後之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七

秉史筆者傳聞異辭無所考信請於文淵閣旁別
建重樓累以甃石銅匱扁鑄度之高層爲異日纂
修之資時中官李廣漸進左道濬因災異上言成
化間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無慮五六十震邇者
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
考諸經史天變莫大于彗孛在三垣三台尤重地
變莫大于震動在京師邊防爲急矧禽鳥動物得
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
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

虛生甚可畏也臣願陛下體上天仁愛之深念祖

宗基業之重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
惑於異端節財用勿至於耗國公任使勿失於偏
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慎儉德以
懷永圖勤政務以宏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
帝知濬老儒多讀書奏入輒報可六年當大計官
吏吏部尚書王恕奏黜罷者幾二千人濬請如唐
虞三考黜陟之制未及三載者復任雖經一考非
貪暴有顯蹟者且勿斥因擬旨畱七十人恕頗不
悅有容作大司馬王公傳者歷叙恕諫疏濬以恕
爲沽直居恆與門客言之且言恕行事不合祖宗

濬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此則彼此俱有未盡

八

法度會內宴濬以內閣坐恕上而恕以位公孤不
相下以是交有言而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
家以失職憾恕訐其變亂舊章又言及作傳事恕
疑濬教之遂力求去文泰下獄詞果連及濬濬亦
抗疏自辨帝不問言者謹然多不直濬矣踰年加
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累以疾辭不許
八年卒于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濬好議
論與人爭是非未必一一中道而博辨不少屈既
老右目失明誦讀書不輟以通鑑綱目義重正

統秦漢隋唐之間予奪太速次其治亂升降與國

統偏全作世史正綱采諸儒言行作家禮儀節集
朱子微言作朱子學的然評確往事好爲矯激如
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范仲淹生事之類皆
怪詭可駭至修英宗實錄或云于謙之死當以不
軌書則曰已已之變微于公社稷已矣豈得爲武
臣修私怨哉其持正又如此性廉介所居城東私
第極湫隘四十餘年不易正德十年以巡按御史
言賜祠于鄉曰景賢以配宋學士蘇軾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少好性理之學與里中老儒

閻禹錫白良輔遊得河東薛瑄之傳登天順四年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一
卷十七

九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遷修撰歷右諭德

左庶子進少詹事孝宗卽位進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健性簡靜直方在翰

林閉戶讀書寡交遊人以木彊目之及入閣則練

習典故有經濟大略與徐溥邱濬同事正色無所

依違宏治四年憲宗實錄成以總裁進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帝雖親政猶守憲宗之舊未

能有所興革太監李廣用事宮中健等亦不能有

所施設也七年進武英殿加太子太保明年濬卒

健同溥薦李東陽謝遷入東閣十一年進謹身殿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亡何溥致仕健爲
首輔與東陽遷同心輔政會清甯宮災引咎避位
因言古之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近年以來災
異頻仍內宮火災尤甚議者或以爲天道茫昧變
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海內又安患不足
虞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
妄之術適足以褻天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
姑息之弊適足以長惡從來姦佞常用此說熒惑
聖聰因而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
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愁歎之聲仰干和氣天心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十
仁愛降災異以警動陛下此正奮發勵精一新庶
政之日也溫詔嘉納而是時李廣懼罪自殺其黨
蔡昭等爲請祠額已得旨健等爭曰內臣之有祠
額祭葬非禮也廣死而奸露入方以陛下當追正
其罪乃復厚其卹典使奸欺之徒與忠良無別何
以勸來者臣等不敢奉詔事遂寢明年國子生江
瑢上書指斥政府健等合疏請罷帝慰畱之而下
瑢于獄健等又言陛下以臣等使言者獲罪臣等
罪滋大帝乃赦瑢其冬清甯宮成命能仁寺番僧
設壇祝之健以爲不可帝雖不能止而心是之十

四年秋帝以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健等上言天下之財其生有限非平時節縮緩急安足賴今光祿歲供無藝織作務爲新巧宮觀齋醮之費累千萬太倉所貯不足餉戰士而內供至四十餘萬宗藩貴戚占中鹽乞賜田動亦數千萬而土木工作傳奉之祿夫匠之餼廩不與焉欲財之不匱其道無繇願陛下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廷臣得畢獻救荒革弊之策臣等爲陛下酌行之詔曰可居數日復有詔遣中官建醮武當令健等撰祝文及勅健等諫曰頃臣等所請幸陛下垂聽今甫數日又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十一

有此命臣等將順是陛下爲不信而臣等將蒙阿諛之誅乃罷弗遣是冬監督軍務太監苗逵詭稱搗巢以三級報捷兵部擬擢七人賞四千餘人而中旨復下健等擬進先登者秩二百有奇健等言功薄而濫賞諸邊尤而效之寇至誰禦此國家大計臣等不敢壞兵部法遂寢明年夏詔擬浮屠像贊健等疏曰王言天下後世所取法也如宋太祖贊孔顏高宗贊七十二子史冊傳之以爲盛事本朝惟英宗冲齡卽位嘗御製佛子像贊當時大臣不能引義固諍臣竊恨之仰惟陛下聖明重道崇

儒中外臣民拭目以觀聖政若親製贊辭以張異端之教流播四方損國體不細帝爲之遽止冬東宮有疾帝視朝漸晏健等力諫帝由是益勵精省覽至乙夜不倦嘗召三人至文華殿或平臺煖閣面議政事健等知無不言累賜健等玉帶蟒衣十六年以大明會典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進華蓋殿是歲一品滿九載命兼支大學士祿當是時國家號爲平治帝事兩宮皇太后甚孝謹而兩宮皆好佛老以故宮中多設齋醮又遣中使進神袍于泰山或晝散燈市上健等諫曰天下事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一
卷十七

十一

有輕重緩急不得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爲者毋論也夫事之重且急者親賢愛民賞功罰罪是已陛下于聲色貨利無所嗜好但恐佛老神鬼之事有妨聖政耳夫當祭之神不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古聖賢其禮有時而其用有節于政與民無害也佛老之教則不然夫寵僧道則尊賢之禮疏耗帑藏則愛民之意闕以方便爲仁厚則冒功求進者得蒙濫賞以慈悲爲寬容則壞法失律者得逃重罰弊無大于此者帝嘉納之明年復有詔建延壽塔於朝陽門外健等復諫曰前代人主信佛老

者莫如梁武宋徽一則餓死臺城一則身斃五國
殷鑒不遠豈可忽諸太祖列宗以堯舜周孔之道
傳之于今何藉于佛今寺觀相望僧道日繁且造
延壽之名上惑聖聰陛下信其游說輒與施行夫
堯舜之壽皆過百歲當時未有僧道寺塔不知誰
與延之陛下德合天道政協民心則和氣致祥聖
子神孫享萬萬無疆之壽何假于僧道寺塔之力
若建塔造寺果可以祈國家之福延君王之壽則
臣等雖家出資財身就工役亦且爲之但決知其
無是理耳祖宗朝間有寺塔之舉當時財力有餘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雖終無益未見大損今太倉空乏邊餉匱絀災傷
逃亡賑濟無措而寺塔之費動以數萬計若省此
財爲賑濟之用卽可以活數百萬生靈之命豈非
祈福延壽之一道哉又封道士杜永祺等爲真人
使健等草勅復諫曰在廷師保大臣至尊顯矣必
待秩滿績最乃得錫封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
而妖妄賤流乃至十八字傳之百禩謂陛下賜之
臣等又爲之辭其若之何疏入皆罷是夏小王子
犯大同帝問所以禦之者健言塞上兵少京軍止
可相助爲聲援不若生長邊方之人習諳戰鬪多

方選募厚其賞勞兵可毋調而集也因備陳安邊事宜亡何邊警狎至帝選京軍四萬人將使馳援語健等曰大同朕股肱郡赤子遭蹂躪朕不可已健對曰陛下垂念赤子幸甚顧京軍須整備未可輕發也遷亦曰京師固重于邊東陽曰北方諸部與朵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皆其衝也若牽我于西而乘東之虛何以爲計宜少待其定而圖之帝以爲然會兵部尚書劉大夏入對如健等言乃止小王子亦尋退帝在位久益明習機務而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惡慘刻欲盡革諸煩苛弊政健等亦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健等頓首謝曰敢不盡力武宗嗣位加健左柱國三人並以古制輔翼嗣君海內宴然而帝在青宮頗事宴佚比卽位宦者導之爲聲色犬馬之好于是初政寢弛會京師陰雨自六月至于八月健等相顧曰此陰盛陽微之徵也乃上言曰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以來未聞減冗員幾何草傳奉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所以不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諸門局倉庫及諸省守備內臣舊設有數今且數倍朝廷養軍若匠費以百萬計僅足供其使令甯可不汰文武諸臣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五

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甯可不黜內官御用諸監匠官畫士多至數千人剝民膏脂以供無益甯可不罷承運司鑰庫金錢皆累數百萬支放存畱甯可不稽更如內苑珍禽奇獸宜放之山林先朝宮人亦宜遣使甯家庶政令日新乃可化災爲福溫詔答之文華殿舊供佛像健極言非禮帝立命撤去已而遣東陽祭靈濟宮二真君健等言禱祀也宜罷且請自今閣臣惟奉命釋奠孔子其餘槩無所預帝以祀典已久不欲廢第令以後太常寺致祭而已屬中宦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

谷大用張永用事號爲八黨相率撓府部權而帝益讌遊無節不親政事健請裁汰內官請經筵日講章數十上旣而吏部尚書馬文升戶部尚書韓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張敷華各上章爭職掌健等擬旨如文升等言帝不聽令更擬健等力諫又不報乃上疏自劾求罷曰臣等愚昧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動天鳴五緯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災異疊見不可勝紀京師道路殺人各邊敗書累至民生困苦府庫空虛歷觀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卷十七

共

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百司庶府倣倣成風執奏者謂之瀆擾釐剔者謂之紛更憂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與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累有論列多不見省若冒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實旣負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謂臣何又數日率同官陳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健自以年踰七十輔導無狀力求罷免前後章十餘上情辭迫切皆慰畱不許又因災異上疏曰自古人君以敬勤爲德怠荒爲戒近來視朝

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時當長夏停
止日講不知陛下宮中何所事事濫賞妄費非所
以崇儉德彈射鈞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
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
施於宮禁夫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
不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京師災異較
四方九重天心示警亦已明甚伏望陛下爲宗廟
社稷計天下幸甚帝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
過卿等休矣健等乃言曰陛下幸聽臣言臣等死
且不朽請以府部諸臣所言摘其要者願置之座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隅朝夕省覽曰無單騎馳驅輕出宮禁曰無頻幸
監局泛舟海子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內侍供
食疏入報聞而已於是健等以政事日紊皆由瑾
等連章請誅之而言官亦交章論諸閹並下閣健
等持之甚力瑾等業已寤相對涕泣會韓文率九
卿伏闕上疏帝命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入內
閣議一日三至且欲安置瑾等於南京健推案哭
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陵土未乾而使
佞倖若此臣老且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遷
亦堅持之兩人聲色俱厲而東陽獨無言寬等辭

去健以岳素惡瑾等所爲令與范亨徐智密請於
上誅瑾等而吏部尙書焦芳素以健不庇已遂泄
其謀於瑾瑾等泣訴帝前俄有旨收岳等下掖庭
獄而命瑾掌司禮監健東陽遷卽日乞致仕遂聽
健遷去而留東陽焦芳因之入內閣健之去賜勅
給驛月粟歲夫猶循舊典給事呂翀劉蒞言健遷
顧命老臣宜留輔朝廷不可聽去不報健出日東
陽祖餞歔歔健正色曰何用此爲當日出一語則
今日同歸矣瑾恨不已盡捕治言官之論救健遷
者褫韓文官居一年矯旨列健遷等五十三人爲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六

姦黨榜示朝堂又二年坐推舉懷才抱德士草詔
出健奪官罰米健家居杜門謝客親知罕見其面
瑾誅復官致仕比聞帝數巡邊幸江南輒歎息不
食曰吾死誠無以見先帝輒舉孝宗時事淚潛潛
下也嘉靖初命行人賚勅存問以司馬光文彥博
爲比又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官其
孫成學爲中書舍人卒年九十四遺表勸上正身
勤學親賢遠佞累數千言帝震悼賜恤甚厚贈太
師謚文靖健在內閣正色率下同鄉無所黨比僚
寮謁私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論事關大體者輒

侃侃言之時李夢陽何景明詩賦高天下士爭效
之李東陽以詩文汲引名士而健若不聞獨教人
通經窮理至斥李杜爲酒徒景明年少有文名且
健同鄉人謂當得翰林而健以爲其福薄不許也

健諸議論皆昌偉欲去劉瑾尤爲功在社稷

叙次處精神嚴而動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復
舉進士第一授修撰遷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孝宗
卽位進左庶子中官郭鏞請豫選女子入宮或諸
王館中習禮以待冊封遷上言伏聞陛下用內官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一卷十七

九

言欲豫選妃嬪以充後宮臣竊惑之六宮之制固
所當備但山陵未畢禮當有待臣意進言必以廣
儲嗣爲說陛下富於春秋中宮正位則其餘嬪御
宜可少緩俟諒陰旣終徐議其事未晚也臣聞九
經之義遠色爲先陛下嗣服伊始正親賢修德之
時奈何以宮闈細故爲聖德累帝善之時帝方嚮
學遷務積誠以開上聽每進講前夕必正衣冠習
誦如侍上前及當講敷陳詳明帝數稱善宏治四
年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相繼丁內外憂八年同
李東陽入內閣時服未闋力辭服除始拜命十一

年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上疏以親賢遠佞勤學戒逸爲皇太子勸帝甚嘉悅十六年改武英殿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遷長身玉立儀觀俊偉時劉健爲首輔遷與東陽三人同心効職健任事剛確東陽長於文學而遷持論諤諤與之相濟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時兵部以塞下乏軍興議加南方折筮之一遷曰先朝以官田稅至重故使輸金以寬之若復議益民將不堪且足國在節用苟用之不節雖加賦何益事遂寢孝肅太后崩禮官擬與孝莊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卷十七

三

太后並祔太廟遷請如周祀姜嫄禮別立奉慈殿祀之中外翕然事具禮志遼東守將張天祥妄殺冒賞近倖欲曲庇之遷執不可內府諸庫及倉場馬坊各司內侍多作奸集賄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軍不隸本兵空名支餉遷皆承間請旨禁約且曰嚴立科條有犯必誅近倖益側目無何帝大漸召遷三人至御榻受顧命武宗嗣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與健等秉持古義初政猶肅而帝好馳騁犬馬不樂詩書因天變閣臣皆上章自劾遷求去甚力旣不得復上疏薦吳寬王鏊自代不報劉瑾

等八黨亂政遷益不得其職居恆悒悒與健等奏請誅之而言官章疏相繼上下閣擬旨遷又與健力持必誅瑾等會尚書韓文帥九卿伏闕上書帝遣中官陳寬等至閣議欲發瑾等南京安置遷持愈堅語中泄瑾遂掌司禮監遷等連爭不允遂具疏乞致仕當孝宗時遷既力抑近倖瑾等久郵之至是憾益甚疏上遂聽其去然猶以顧命臣頒勅給驛月廩歲隸尚如例頻行更賜白金綵幣及既去而吏部尚書焦芳繼入閣嘗憾遷舉寬整自代而不及已瑾又以閣議時遷嘗訾誓刺刺切齒欲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三

甘心於遷遣偵四出伺遷事無所得會詔舉懷才抱德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應詔試吏部文中有引用恭顯事者瑾大怒下詔獄榜掠剝刺械戍鎮番而以四人者遷鄉人也其草薦舉詔則健爲之遂矯旨黜健遷爲民而遷弟兵部員外郎迪子編修丕皆坐削籍仍榜禁餘姚人並毋得爲京朝官方遷之去也言官交章請畱皆下詔獄人爲遷危至是危益甚而遷處之坦然曰天

祐皇明我當無他日與客圍棋賦詩若不知有憂患者五年瑾誅詔復職致仕世宗卽位言官交薦

始遣使存問起迪叅議不復官翰林遷乃遣子正
入謝曰臣猥蒙孝宗知遇顧託之重不自量方思
圖報稱格心無術引身退避自分與草木同腐幸
溝壑未填得逢聖明不加負國之誅反錫優老之
典顧慈恩厚效死何時惟有一言少資獻納臣聞
說命曰學于古訓又曰監于先王成憲仰惟聖性
睿哲本屬生知而聖德成就必資問學經筵儒臣
分直進講燕閒之時尤宜博覽羣籍以廣見聞苟
有疑義卽召勸講之臣面賜質問戒一暴十寒之
失積日就月將之功祖宗成法斟酌古今萬世可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三

以常行奈何政久弊積漸失其初宜申飭百司講
求成憲苟有窒礙卽召執政之臣面加商確務合
舊制夫一日萬幾未易周通而一心萬化惟在知
要若夫軍民利病政治闕失明詔所司直言無隱
况以言爲職者林立于廷必能爲陛下次第陳之
惟兼聽廣納不以疏賤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
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帝温旨慰答仍陰子正中
書舍人嘉靖二年詔有司存問五年遣行人賚手
勅卽家起拜少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遷
年已七十九矣力疾至京未幾卽求去而帝待遷

厚每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郊祀賜織錦大帶及以病告則太醫賜藥餌光祿致酒餼使者相望於道而遷竟以疾辭去十年卒于家年八十有三謚文正遷器量宏達而處事敏決每中機要大同邊警孝宗欲選京軍馳援遷曰京師固重於邊健東陽亦力言之遂止然警亦尋息荆襄流民將爲變遷調旨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時附籍者衆編戶約三十萬後其議中止而餘衆復叛其明審如此子丕鄉試第一登進士及第歷官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卷十七

三

李東陽字賓之先世茶陵人以成籍居京師四歲能作徑尺大書景帝召見甚喜抱置膝上賜珍果寶鏹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業京學年十六舉順天鄉試天順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官父喪服闋與修憲宗實錄遷左庶子實錄成進太常寺少卿掌翰林院事充經筵日講官宏治五年旱災求言時經筵方講孟子東陽引孟子中切君心治道者數條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以徐溥劉健薦進禮部右侍郎典誥勅八年進文淵閣大

學士叅預機務當是時孝宗思更新庶政徐溥劉健相繼柄國東陽與謝遷同日登用凡遇時政闕失無不盡言極諫東陽長於文辭章奏起草恆必屬之孝宗嘗虛懷容納匡救爲多一時並稱賢相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言臣奉使遠涉川陸適遇亢旱風霾屢作天津一帶夏麥枯死秋種未播曳纜之夫身無完衣荷鋤之民面有菜色臨清安平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淮陽諸府流亡載道人至相食江南浙東方數千里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官庫無旬日之儲俸糧有累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一卷十七

內官縱使群小培擊閹河官吏逐散鬻販窮民所
在騷然未易枚舉夫閹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
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
而知也是皆始于容隱成于蒙蔽容隱之端甚小
蒙蔽之禍甚深臣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如閹河然
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如蓄源然積一分
則下有一分之利今公私交困惟在聖心轉移之
間而已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飭羣臣
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貴戚動
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三

虛文伏望採擇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因自
劾求退不許明年孝宗不豫與健遷同受顧命武
宗卽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帝好佚遊不親政事
同健遷力諫章十餘上多不見省是時劉瑾等專
政號爲八黨東陽與健遷連章請誅瑾等及戶部
尚書韓文率九卿伏闕上書帝命中官陳寬等一
日三至閣議將安置瑾等于南京健遷力持必誅
之而東陽獨無言事具健傳東陽與健遷乞歸瑾
等以東陽不言爲德卽帝亦厭健等乃聽其去而
以溫旨畱東陽東陽耻獨畱據案流涕乞同罷不

許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瑾益專權甚焦芳入內閣與之比朝政益亂東陽彌縫其間外爲隨順時時有所補救瑾方以威劫士大夫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以奉使乘肩輿爲邏卒誣執輒荷校東長安門東陽力救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糾彈失瑾意亦荷校東陽又力救都御史楊一清以直道忤瑾羅織逮繫東陽又力救早朝有投匿名文書數瑾罪者朝臣悉下詔獄東陽又力救乘間言于帝曰陛下勵精圖治威令大行中外臣民罔不悚懼但霜雪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卷十七

美

之後繼以陽春此天道也今或以一時之失而窮數十年之遠以一事之錯而累數十人之衆人才難得伏望矜察帝不省而瑾亦微銜東陽摘其所修通鑑纂要中疵謬數條及繕寫不精者諷言官劾東陽不敬凡與事各官奪俸黜名者二十餘人東陽僅得不坐焦芳忌東陽位壓已上又其子黃中不得一甲益憾之意思所以中傷而東陽與瑾深相結每調旨先探瑾意卽瑾有奏輒擬優答瑾亦重其詩文元明宮成東陽爲撰碑頌德于是與瑾相得甚歡凡瑾所爲刻覈事嘗緩頰寬譬雜以

諧調事往往得解被其德者以爲委曲濟事保全善類天下實受其福而氣節之士多薄之南京吏部侍郎羅玘者東陽門下士也獨上書東陽曰公竭忠盡誠天下皆知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謂公當依依者皆自爲謀者也百歲後公身集百詬誰能解之白首老生受恩居多當此不言誰復言者因請削門生之籍遂自致仕去東陽得書俯首長吁至夜不能寐累疏辭位不得然居恆憶玘言往往泣下瑾敗東陽言臣備員禁近與瑾事體相關調旨撰勅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宅

家假手他人或遞出膽黃逼令落稿臣委曲匡持期于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應黜罷夫復何言且請磨元明宮碑文帝慰止之頃之以寘鐻誅特進左柱國蔭一子尚寶司丞奏言天意昭回聖心洞悟奸闖屏除罪藩斯得臣請奉身以退不許河南寇平論功賜資辭武廕改文職御史張芹言東陽顧命大臣方瑾亂政降禮屈辱遂使驕橫荼毒天下今又冒受恩賞雖善爲身謀如先帝之命何疏入東陽持之而泣帝奪芹俸以慰之帝雖事遊嬉終以東陽先朝老臣體貌頗優東陽亦時

時爲正言有旨增修豹房禁內建立佛寺東陽言此舉上累聖德無以垂示將來中官谷大用辭免西廠復命提督官校緝訪訛言東陽言訛言禁之足矣更增官校徒滋驚疑且大用旣免驟復恐損政體最後帝雖不盡聽然優詔答之帝用近侍言

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

比差可

陽力持不可時大臣臺諫皆以爲言中官旁午索

詔帝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夕屬草東陽極言不便者十且曰府部科道皆稱不便豈臣輔導之地獨敢誤國帝不聽明日旨從內降東陽乃請休致詔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卷十七

三

許之猶賜勅褒諭令有司時加存問月廩歲隸如例子兆先有文名早卒廕姪兆延爲中書舍人又四年卒贈太師謚文正東陽慧悟夙成文章遍天下朝廷詔令典冊多出其手數典文衡程式爲時所重工篆隸尤嫻樂府好推挽才雋一時名士羣出其門朝罷講藝談文吐納風流而稍近通脫東陽之病也楊一清視之東陽曰身後事敢以相累一清曰本朝無謚文正者請用以奉公東陽自床上頓首曰荷公厚意後竟得之故人以爲溢美云論曰孝宗之世最多名臣內閣五人溥以寬和著

濟以博綜聞雖各有所短皆稱賢焉未可執一而論也健遷正色直道蹇蹇匪躬闔豎亂政秉義固諍確乎其不可拔庶幾古大臣風烈說者謂申屠嘉之於鄧通韓琦之於任守忠皆能伸威廟堂決策呼吸似非健遷所能及然自太祖廢丞相閣臣權微與漢宋迥異而闔豎盤結根深武宗溺于宴佚欲以力爭而誅其左右之近習亦已難矣使因羣闔之請謫之南京俾離左右不至蠹惑君心或可從容得志而幾事不密遂令僉邪得以抵隙示恩垂成而敗可爲痛惜要之剛直之節始終不渝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卷十七

五

事君之道健遷無媿焉兩朝章疏載其大者庶後有所考東陽依違固寵晚節不振若當時一言相助並出都門何至獨蒙垢厲乎

名通

如此大篇約而該詳而不穢良史才也論尤

嘉之然隱匿

或守忠皆論

論也勢遷

太古大強風際

論也勢遷

太古大強風際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以治古文辭為業而恕為學專以明

體達用本之經術以究極當世之務以是當時翰林不得留

出為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

者六事議行之景泰五年遷楊州知府值歲饑請

賑于朝不待報即發倉粟賑之作資政書院教郡

子弟延文學行誼之士為之師士風興起天順四

年以考最超遷江西右布政使嶺寇犯贛州奉檄

討平之轉河南為左成化元年擢都察院右副都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二卷十七三

御史撫治南陽荆襄諸府地險陜秦楚之流民萃

焉曠盜亦不時起軍府初立事多草創恕次第經

畫境內以安奔母喪兩月盜復起詔還任至則盜

並解散劉千斤之亂總兵官朱永既平賊欲縱兵

俘馘以邀功恕不可下令曰擅殺者死眾肅然莫

敢犯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民建祠繪像事乞乞

終制不許四年改巡撫河南進左副都御史時大

水賑災均賦民無流移七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

復奔父喪服除以原官治漕河浚高郵邵伯諸湖

修雷公土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上言自京師抵

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頻仍民皆艱食乃三月
甲午山東晝晦災譴非常乞命廷臣講求弭災恤
患之策帝爲給復山東一年九年遷南京戶部左
侍郎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
雲南在萬里外地接交南而鎮守中官橫甚欲借
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僮往是時鎮守太
監錢能遣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
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灝報以生金通犀象齒
數往來互市又遣指揮盧安蘇本百戶楊能與千
崖孟密諸司交通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
卷十七

三

殺繫安等於獄悉籍其資因露章劾能私通外國
罪當死能又遣使乘驛進黃鸚鵡恕上言明玉不
貴遠物今萬里勞人貢一羽族恐天下有以窺上
意因盡發能貪贖暴橫狀且言昔交趾以鎮守非
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啟釁致麓川叛逆今日之事
殆又甚焉帝爲感動詔能還安置南京而付安等
九人于理當是時安南王灝潛遣人人臨安市生
銅鑄兵器欲乘間襲滇微恕事且不測明年進右
都御史又明年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恕在雲南
九閱月疏數十上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

奉三尺往返僅衣書一橐而已十五年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未幾以原官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南畿諸郡賦役繁重有司收納率多羨入請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粳槩及庖人賤工請稍裁損又織造繒綵貢獻花木禽鳥供億頻數民不堪擾上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恐因而妨政事失人心耳願陛下崇恭儉爲天下先召還織造官明勅中外無獻珍玩奇貨生民幸甚皆報可應天鎮江太平甯國廣德官田稅重奏減耗米十餘萬石以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卷十七

三

常州羨米補夏稅六萬石及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各郡水災奏免秋糧六十餘萬而周行賑貸全活者至二百餘萬人天監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恕又上言帝王之學有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不足污清覽又太監王敬挾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乘傳至江南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民間財寶人心洶洶怨上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皆唐太宗遣使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

半臂褶子進琵琶捍撥鑲牙合子等物蘇頌不奉
詔臣何敢不勉力効之因盡列敬等罪狀敬亦誣
奏恕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帝乃下敬詔獄併
其黨十九人皆謫戍而梟王臣首於市遠近稱快
論者謂南畿自設巡撫以來前有周忱後有恕忱
官十八載恕未及其半忱善調物情而恕剛方爲
權倖所嫉忱易而恕尤難也二十年復改南京兵
部尚書時錢能復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
吾惟有敬事而已恕察其少自歛抑坦懷待之尋
以年至乞休不許秩滿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
卷十七

重

郎林俊論中官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請帑造寺
宜正其罪忤旨下詔獄都督府經歷張黼救之亦
下獄恕言京師祀天地止一壇享祖宗止一廟而
奉佛多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
內帑者且數十萬此姦也俊言當不宜罪會星變
還俊等官然帝不能無嫌而恕益侃侃論列無少
避天下爭傾慕之遇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
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而恕疏果至至爲
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恕直聲震天
下貴近皆側目而帝愈心厭之三十二年以起用

傳奉官恕上言政令失信語尤切直俄有旨削官保致仕恕旣去名益高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臣朝著無與比不可使去帝怒貶之廷臣相繼推薦皆不報孝宗立召爲吏部尚書仍加太子太保言官交章言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閣備顧問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聽何必內閣也恕旣受命益以天下事自任帝於東宮舊侍多所登進又賜服色莊田恕爭之力帝異辭以報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紹相許詔謫紹而琮獨畱恕言不可示天下以私徽王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卷十七

言

見沛乞歸德州田已得旨恕言王國之懿親不當爭尺寸地使小民失業宜收成命賜書諭王壽寧伯張巒請勳號誥券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巒已封伯又遽有此請恐累聖德不可許通政司經歷高祿巒妹壻也超遷本司參議恕又言祿歷官未久驟遷美秩無以服天下心願陛下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勿妨公議帝多聽從兩廣都御史秦紘劾安遠侯柳景不法而爲景所誣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恕

知無不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帝嘗溫旨慰留而
大學士劉吉深嫉之凡有奏請必加沮抑恕以不
得其職屢乞骸骨帝輒巽辭報謝遇大風雨雪皆
令免朝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閣臣埒無何吉罷
復與大學士邱濬相左六年考察朝覲官恕奏黜
而濬調旨畱之者七十餘人恕因求罷不許有劉
文泰者太醫院判以求遷官爲恕所阻內啣恕故
往來濬家知濬忤恕因奏恕里居日屬人作傳鏤
板行之於疏草畱中者槩曰不報彰先帝拒諫之
失無人臣禮恕自理言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
卷十七

壹

仕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望於先帝者且傳中所載
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文泰無賴小
人逞此機深文巧之辭必有老于文學而多陰謀
者主之乞賜廷鞫以正法紀遂下文泰獄獄具詞
連濬謂疏中沽直謗君四字出濬意帝貶文泰官
責恕沽名令焚其傳草而置濬不問恕以是求去
益力遂聽馳驛歸又二年濬卒文泰往弔濬夫人
叱之出曰以若故使我公騎王公負天下不義名
何弔爲聞者快之恕晚益究心學問士大夫問業
者日至其門正德初遣行人賫手勅存問復上言

國家大政數事又三年卒年九十三卒之日有風雷白氣之異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敷歷中外五十餘年始終無一疵玷天下稱名臣者必首恕一時如彭韶張悅周經耿裕何喬新倪岳之徒悉引置至大寮王徽黃仲昭賀欽等皆被薦用宏治十餘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之力也恕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少子承裕字天宇幼時著太極動靜圖說爲人傳誦始婚自著婚禮用中呈父恕擇用之年二十餘領鄉薦弘治六年成進士恕嘗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人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二卷十七

美

才難得清言固由也上之人養之者未盡其道

存此于心

下之人又售之急旣已得官或無暇于學或自謂

無用學矣識見旣卑踐履必薄規爲必麤雖有美質安能成材乎恕深然之會恕致政卽令承裕告歸侍養授徒于宏道書院者十餘年正德初始除兵科給事中以言事忤劉瑾罰米三百石輸邊爰喪歸起故官遷太僕少卿累進戶部侍郎嘉靖元年拜南京戶部尚書在部二歲清逋稅一百七十萬石積羨銀四萬八千餘兩人稱其幹濟世宗手書清平正直褒之致仕卒謚康僖人謂能繼父業

如范忠宣於文正云

倪岳字舜咨尚書謙長子也謙嘗奉詔祀北岳因
祈子于神母姚夜夢緋袍神入室寤而岳生故名
之曰岳舉天順八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成化中
進侍讀充經筵講官久之進學士擢禮部右侍郎
尋轉左岳爲人瓌瑋秀異目光炯炯望之若神人
然自少文章敏捷居官益博綜經術貫穿經世之
學每大廷集議輒慷慨極論一切軍國便宜多所
叅定又長於奏疏操筆數千言會文切理無不春
容條暢善啟人主意旣佐禮部是時耿裕方爲尚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毫

書常稱疾在告惟以方正持大體諸若禮文制度
率皆待岳而決宏治改元憲宗祔廟議起議者咸
謂太祖爲不遷之祖德懿僖仁四廟以次當祧岳
言是知尊太祖而未知太祖之尊其祖也國家自
德祖而上莫推其世則德祖比周之后稷其不可
祧也明甚懿僖仁三祖當祧今宜祧懿祖一廟別
於寢廟後建藏祧所以效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奉
祧主合享以備古大禘之制禮也議者又謂孝穆
皇后當祧廟者岳言周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
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

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證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又有欲改孔廟從祀諸儒及七十二子者岳言馬融王弼之徒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各抱遺經專門授受故得復存自唐之注疏咸加祖述訖今引用尚多何可盡廢至于七十二子名字相沿已久生二千餘年之後安敢臆定詔悉從其議諸疏皆岳所具草也會災異求言岳與裕合疏陳七事已又獨陳八事大率諷上躬節儉以先天下言四方奢靡成俗財匱民窮惟從上所好而已且天下之土地有限而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卷十七

三

宗室之分封益增後將何以繼之是宜以時減殺比歲額外設官多濫凡所供億皆出於民民安得不困亦宜以時裁革其言雖不盡用然公卿間率推重岳與王恕馬文升劉大夏三人者齊名朝廷帝亦深器其才有意大用之矣於是遂代裕爲尚書又數勸上勤講學開言路黜奸貪進忠直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賈胡邀利以奇獸獻者不可受番僧惑世以異術售者不可進故事歲終類上四方所奏災異具文而已岳必詳次其月日博引經史爲據言甚懇至莫以感動帝心帝頗嘉納焉

調南京吏部改兵部參贊機務召爲吏部尚書益以進退人才爲已任干請皆遏不行或謂岳別白太過且召怨岳笑曰吾職當如是耳他非所恤也同官中尤推遜馬文升然論事不肯苟阿文升嘗言方今財用大耗惟蘇松折糧銀價可稍增以儲國費岳曰東南民力已竭顧復重之萬一有意外變誰任其咎事乃止十四年卒于官贈少保謚文毅岳前後所上奏疏甚夥其在南京論西北用兵利病略曰近歲毛里孩阿羅忽孛羅出亂思加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卷十七

堯

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甯夏者若花馬池興武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肆掠之所擁衆長驅遠逾千里近不下數十百里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藏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以致兵勢不輯邊患靡甯四年三舉絕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析圭擔簣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物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

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妄殺被掠平民捏稱首級
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
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草野者非什伍之卒卽轉
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京營素號
冗怯此宜畱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
褻天威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
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
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
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旣遠往返不逮人心厭
於轉移馬力疲于奔軼况乎聲東擊西者敵人之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二
卷十七
卑

奸態也擣虛批亢者兵家之長策也精銳旣盡乎
西老弱乃畱于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
尾衝決遠近坐困其謂爲得策乎至於延綏兵馬
屯集軍餉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
之役仰關西向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
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粟
倍直不幸遇賊身已斃矣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
齎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
如之何其可預徵也甚不得已令民輸芻粟以補
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之而倉庾

無升合之人又令民輸芻粟以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不知者以茶鹽銀布名爲準折糧價實則侵尅軍需故朝廷有糜廩之虞軍士無鼓腹之樂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居平人日米一升馬日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卷十七

聖

攘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所經悉有開支背公行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又日舉朝論議紛紜不一其有懷敵愾之心馳夷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武揚威足使河套一空計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僥倖萬一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情見勢屈爲敵所乘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復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盡除

朵顏諸衛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諸衛
也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耳今設若是將使藩
籬頓壞邊釁益多妄挑禍患是爲無策或又謂昔
之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矣今之延綏不易守
莫若并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
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
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
綏則異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
莫支禍逾大而難捄夫亦謀國之謬者矣遂條備
邊五事其一爲復邊漕畧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
卷十一

里

河南所給三方俱近黃河中問雖有三門析津龍
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艘木筏
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右米豆必令運貯
潼關衛及陝州諸倉諸州衛地皆濱河可通舟楫
倘踵故跡而行以省陸用之費公私之利奚啻萬
萬也况方今河道當潼關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
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十里接連洛河可
通延安及北上源以達邊堡又西流三百餘里接
連涇河可通慶陽且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
綏加以修濬必可行舟此宜命水部諸臣示以必

行之意相度地形訪求故跡某處可以水運某處
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設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
舟以備裝運悉疏通而導滌之母憚一時之勞而
失永遠之利不但三方之困獲紓雖遠方之物不
難致矣岳之立論詳盡切于世用皆此類也所著
有青溪漫稿六十卷明代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
謚文自岳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忠文而後再見
云岳無子以弟阜之子彰爲後官至澂江知府有
惠政彰子民悅斬水知縣民悅子翰儒尋甸知府
皆以文章世其家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
卷十七

聖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貌瓌奇多膂力幼與羣兒
戲十數爲羣角之靡不仆登景泰二年進士授監
察御史歷按山西湖廣還領全臺章奏遭母喪服
除超遷福建按察使成化元年進南京大理寺卿
遭父喪四年固原滿四劫其從子指揮瑋據石城
以叛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討之敗績逮下詔獄
卽家起文升爲右副都御史代爲巡撫佐總督項
忠率諸軍討之文升急馳傳至陝時項忠兵已發
則簡卒乘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馳至軍與項忠
會賊來與戰殺傷相當而伏羌伯毛忠輕敵先登

中流矢死軍稍引卻文升率麾下爲後繼且令斬
先退者軍始定旣而知賊城中無水芻粟漸匱乃
斷其樵汲路賊稍稍困詐請降項忠與總兵劉玉
輕騎往未得要領文升復繼之遂挾璫以歸滿四
益堅守石城外濠深十丈不可攻文升令軍士人
負一土囊填濠濠平大設攻具賊甚懼降者日衆
誘滿四執之賊平詣固原召諭父老奏復三年選
銳卒千人從軍而移璫於西安左衛復其故官西
人皆悅不復叛以功進左副都御史會漢中李胡
子潼關火蝟兒蒲城王彪肆起劫掠悉捕滅之殲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
卷十七

四

西固番族之不卽命者三十餘曹臨洮鞏昌饑轉
粟賑給全活以萬計修茶政易番馬八千有奇邊
騎充斥進提督甘涼甯夏三鎮軍務臨鞏寇警文
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俘其平章迭列孫寇復掠
鞏州深入好水川文升復破之於湯羊嶺斬首二
百名其嶺得勝坡岷州番叛發精騎五千至細草
灘獲其渠首西鄙以甯文升軍功甚盛奏捷不爲
誇張中亦無主之者故大者僅資金帛小者報聞
而已十一年入爲兵部右侍郎明年出總遼東軍
務製五花營八陣圖訓士還進左侍郎加俸一級

文升既去陳鉞代爲巡撫鉞爲人貪而險好誦將吏小罪輒罰馬而釋之由是馬價踊貴而將士益無所顧忌文升上言邊政因及之鉞以是嫌文升鉞無才略不能撫輯諸邊衛於是海西及建州三衛皆叛十四年正月入寇鉞不能拒適僧格等十入族貢使至撫順鉞方謀所以自解乃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於是諸衛益憤大掠不可禦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憲宗令中官懷恩詣內閣會兵部議尚書余子俊曰屠貢使何以弭釁或言以大官餌之文升曰此何足釋忿宋李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
卷十七

星

繼遷事可鑒也恩曰然則遣大臣偕譯使往撫耳

其意欲以阻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言於

帝卽命文升偕通事詹昇往直聞之已不能無憾

乃令其私人王英與俱文升又謝絕之疾馳至鎮

宣璽書撫慰被屠家賜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

來聽撫文升察其意多詐乃具言其狀而伏兵爲

備越數日果引兵入伏發斬俘數千酋長懼而乞

降文升請於朝得襲官者十餘人事遂定而汪直

欲自以爲功仍統兵至開元文升語之曰事幸定

矣直不懌文升又與之抗禮奴視其左右落落無

所餽遺直益怒而陳鉞則戎裝遠迓飭厨傳盛供
帳更易青衣私見直叩頭爲便辭狀復賄其僕從
直大喜鉞復乘間毀文升直旣怒文升遂與鉞日
夜謀所以傾之然無以發也文升還賜牢醴視事
如故而遼東守臣以失事聞詔逮都督歐信等至
以直故久未訊會直往河南遂下信等獄直歸怒
甚請與定西侯蔣琬刑部尙書林聰往勘獄遂解
而鉞賂直傾文升益急直還遂密奏文升在鎮禁
易農器使海西人不得耕故叛帝頗信之於是復
遣直偕聰往勘文升所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而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二
卷十七 吳

聰竟不敢異遂下文升錦衣獄謫戍重慶衛天下
聞而寃之直遂與鉞大發兵討海西耗費無算久
之直敗詔復文升官十九年起左副都御史復巡
撫遼東士卒聞之皆鼓舞文升至是凡三渡遼遼
人益謳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
淮揚歲旱文升預留江南糧三十萬石舟費十萬
金免一切採辦悉力賑卹民無流殍召入爲兵部
尙書文升念天下方困於兵思與民休息貴州都
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討之文升持不可惟請
遣官勘處而已卒無事時方士李孜省用事病其

剛直乘間擠之以中旨調南京而卽家起余子俊代之孝宗在東宮雅聞文升名及卽位旣罷遣李孜省等乃召文升爲左都御史陛見賜緋衣文升感殊遇益自奮勵帝躬耕藉田旣宴教坊以雜伎進出狎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難而已狎語何爲卽斥去御史糾儀下獄文升言陛下卽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又上時政十五事皆鑿鑿中時宜帝悉報可次第施行之遇水旱災異隨事匡救中外倚以爲重尤畱心邊計請嚴甘涼守禦逐部落之牧河套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
卷十七

畢

者尋命提督十二團營掌院事如故未幾子俊卒復爲兵部尚書時京師大水陳時政十餘事語多侵貴幸而嚴覈六軍諸校黜其貪懦者三十餘人於是多怨文升或夜持弓矢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賴帝知文升深下詔錦衣衛大索而給文升騎士十二出入爲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小王子以數萬騎牧大同塞下勢洶洶帝使中官挾醫視疾因問計文升謂小王子方敗於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備而聲言逼之小王子果徙去有僞爲小王子書

求貢者文升曰詐也既而小王子果別有書來入服其讖安南侵奪古城五州地詔勒還之不肯聽會二國各入貢文升請面折於廷因喻以恩威利害安南詞服卒還其侵地廣西土司岑欽與從子溥相讐殺守臣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納欵請罪其持重識機宜皆類此遭繼母喪手詔起復文升力請終制不許累進太子太保疏陳賦役之弊謂四方災異皆由於此帝爲惻然下所司議所以紓民者先是土魯番鎖檀阿力擒哈密王母奪其金印久之鎖檀阿力死其子阿黑麻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卷十七

吳

以金印哈密來歸文升謂哈密不靖恐爲甘肅憂求得元後陝巴立之復爲阿黑麻所鹵文升請執阿黑麻貢使在京師者流聞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欲用漢陳湯故事遣將襲斬之進與副將彭清乘夜直抵哈密阿黑麻懼乃上書謝罪而歸陝巴及金印文升亦奏還其貢使而哈密復語具進傳十三年火篩寇大同烽火達京師帝召諸大臣入對便殿文升薦保國公朱暉等練兵爲備更遣許進陳銳卒師出宣大禦之火篩尋退文升外

揚國威內杜倖萌凡關大體切機要者盡思極慮

諤諤無所避皇太子出閣文升頗聞太子好佚遊
上言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
士以資啟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虧損盛德帝深
感之乃用諭德王鏊等十餘人爲講官有旨授畫
工張玘等二十七人爲錦衣千戶文升言此先朝
弊孔賴陛下室之今復啟之耶且無功而冒軍職
使邊將解體江南歲祲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
揮等官文升復言指揮爲武臣要職不可帝皆爲
停止清甯宮災詔議更作文升言團營軍困於役
楚蜀連年災祲不勝採辦今三廠儲木可材太僕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
卷十七

兗

寺馬惜薪司薪收其價可以佐費不足則幸發內
帑繼之工可就帝從其言故工成而公私不告匱
十四年陝西地震請停齋醮罷傳奉撤織造絨褐
中官賑卹死傷之家皆優詔從之文升雖爲兵部
而國家事有當言者無不盡言未嘗以職守拘如
此最後復上安邊十二事累數千言其設總制大
臣裁內官冗員帝頗難之文升數爭執卒不果行
先是吏部尚書缺廷推文升而都御史屠滹越次
得之文升頗不平滹乃陽爲退遜班其下及滹致
仕又廷推文升而言官乃言文升才宜司馬不當

遷復以倪岳代瀟而特加文升少傅以慰之至是岳卒文升始拜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傅十七年當大計天下吏帝召文升至煖閣諭以大彰黜陟以副委任文升頓首謝時年已老艱步履命中官掖之下階於是罷不職官二千餘人至考察京官而給事中吳舜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去之人無間言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時風雨壞南京鳳陽諸陵廟文升因悉考天下災異上之而條修省十餘事皆優詔嘉納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一卷十七

五

始文升爲都御史時王恕在吏部三人皆知無不言恕切直而文升練達每一疏出天下爭相傳誦及恕去人望皆歸文升太監李廣挾左道貴幸朝士多趨其門及敗彈章滿闕下公卿無得免者獨不能及文升以此公卿益嚴事之而天子憑任益專迨爲吏部年八十每朝見修髯長眉衣冠甚偉任事未嘗少衰孝宗崩梓宮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自謂知遇之隆不足報稱云武宗立吉凶典禮計費二百萬戶部至議裁諸王賜例

及借公莊田租課文升言新主嗣位恩未下而先

奪之非禮也預籍諸布政司及大郡帑積數請使
進之得數百萬不搜括而用足宏治中天子最慎
名器然傳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奏革之
又請籍寗晉河間靜海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
賦爲太后兩宮費因革中官之主皇莊者中官王
瑞以大婚禮器篆刻番字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
已得旨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今復
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而給事中安
奎因刺得瑞納賄狀劾之瑞恚誣文升抗旨更下
廷臣議皆如文升言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朝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
卷十七

至

政已移於中官而文升在位久左侍郎焦芳覬文
升位欲奪之會兩廣總督缺文升推兵部侍郎熊
繡繡怏怏不欲行乃諷御史何天懼劾文升衰老
不任職文升力求致仕先後二十一疏許之芳與
劉瑾善遂代文升爲吏部尚書文升之歸人主尚
優禮之賜璽書寶鏹錦綵乘傳以行給月廩歲隸
傾都供張送之居三年而焦芳構於瑾坐薦許進
及雍泰指爲朋黨削秩尋卒年八十五瑾誅始復
官贈太傅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餘年思慮精深
博通故實文武兼資尤長於應變功在邊鎮外國

皆聞其名尤重氣節勵廉隅子總以鄉貢士待選吏部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其介操如此沒後逾年而河北盜趙燧等流剽河南至禹州以文升家在焉捨之去文升雖貴且老好學不倦所著有西征石城興復哈密撫安遼東三記奏議數十卷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巡按甘肅山東皆有聲還京劾都御史陳鉞救御史強珍坐奪俸有道士以黃白術干興甯伯李震不遂走愬于汪直誣以謀反逮震及家屬下錦衣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卷十七

三十一

獄鍛鍊之廷臣皆知其冤畏直莫敢言進獨發道士奸狀乃磔道士而釋震直怒欲中傷無所得摘他疏中訛字奏之杖幾殆滿三考遷山東按察副使監鄉試有欲私勢家子弟者進厲聲曰天下公道盡廢幸此事存若爾是無事不壞也東昌有武人子懷金挾一生飲酒家是夜武人子被殺無主名有司捕生拷訊生自誣服進疑之私念必酒家所爲悉拘縣中賈客驗其私歷于殺人之次日見酒家易布數疋一鞫而伏乃釋生宏治元年遷廣

西按察使尋擢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小王子瓦剌

二族聞進威名來修貢職當是時大同土馬強軍容嚴整而進沈毅果敢條忽應變具合機宜以故每貢多者三千人少者二千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俛首聽命而不敢譁代藩諸郡王多恣橫與巡撫通餽遺乾沒芻餉進一切持以法無所假武邑王聰沐不法奏黜爲庶人諸宗室由是憚進已而劾太監石砮貪暴砮亦指進擅用旄幟貶兗州知府抵任更爲寬平不復如向時或問其故進曰昔爲法司今則郡有司耳何可同七年遷陝西按察使明年吐魯番阿黑麻劫忠順王陝巴而使其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卷十七

五

將牙蘭據哈密牙蘭機警有謀力能並開六弓夜宿常十徙常輕中國兵部尙書馬文升旣奏執其貢使以爲辦此事非進不可乃薦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進旣至謀潛師襲取哈密城諸將皆難之進曰叢爾小醜敢陸梁如此者謂我不敢深入耳堂堂天朝不能發一鏃塞外何以威遠夷吾非貪功以雪耻也總兵劉甯力贊之乃結赤斤罕東爲援而厚撫哈密遺族居苦峪者又連和小列禿部落使斷吐魯番東接牙蘭之路籌畫旣定十一月

調集番漢軍出嘉峪關命副將彭清爲前鋒進甯

與鎮守太監陸閻統大軍繼之越八日諸軍俱會於羽集也川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僵臥馬下進出帳外勞軍聞異鳥悲鳴將士或泣下霑衣進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矣何泣爲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兩雪冒雪兼程而進又六日侵晨奄至哈密城下四面攻之賊悉力拒戰自寅至辰賊氣漸衰我師呼噪並進鑿城爲坎蟻附而登賊衆大潰退保土刺土刺者華言大臺也諸軍旣入城復戰於土刺下斬首六十餘級獲陝巴妻女及馬牛羊二千有奇牙蘭乘間逸去餘衆逃匿山谷惟土刺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卷十七

書

守者將千人諸軍發砲石攻之死者復百十人猶未下問其俘則皆哈密人爲牙蘭所劫者進乃傳令勿攻甯附進耳謂之曰斬此八百人可得封侯進不可遣使諭降之卽下於是探牙蘭所向分守要害而疏請懷輯罕東諸國藉以爲援散吐魯番黨與以孤其勢遂班師還事聞陞進右副都御史餘各陞賞有差越二年阿黑麻遣使上書謝罪以陝巴及金印來歸西域遂定進之力也明年改撫陝西繼張敷華之後因其舊加整齊焉關隴稱治十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外戚奪河間民田進覆覈

歸之民十三年火篩犯大同游騎及宣府勅進與
太監金輔平江伯陳銳共禦之從征諸將多貴遊
子弟爲參隨冀昌功賞進出居庸關令盡編伍軍
法部署諸貴介不便競媒孽之已而總兵王璽違
進節制致敗進劾奏之孝宗以進不會同輔銳責
其偏執召還京言官劾輔等玩寇殃民并及進乃
令致仕旣歸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等論薦者四
十餘疏未及召而孝宗崩武宗卽位乃召爲兵部
左侍郎提督團營進薦都御史雍泰代已不報當
是時兵部尚書劉大夏屢求去進至大夏曰吾可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
卷十七

七

去矣謂進曰勉爲國家負荷報先帝德正德元年
竟代大夏爲兵部尚書時帝多不親政疏請勤聖
學戒游逸復條時政最急者乞鑒古人官府一體
之意勿中阻時太監王岳奏官校王縉等緝事捕
盜有功有旨各陞一級進言邊將出萬死得一賊
首始晉一級此輩冒濫陞賞邊將聞之孰不解體
又言團營軍士非爲營造而設且養兵之道必於
無事時得其心始能於有事時得其力因備言內
監占役軍士納錢諸弊又蒐輯累朝事例奏爲絜
令以杜吏奸居兵部半歲改吏部凡薦人先行誼

後才藝尤重氣節恬退之士行取推官羅鳳文謁
文選郎不跪郎以告進進曰爲推官不屈文選他
日不爲強項御史耶遂用之郎中孫燧爲進素識
諸郎頻候問而燧踪跡殊疏闊至推大理寺丞乃
獨及燧平生嚴毅自持後進入謁必畱語良久以
觀其才故用之各當其任然劉瑾方恣橫進多與
牴牾亦不能盡行其意瑾惡楊廷和劉忠進卽出
之南京人或以是議進方進督團營時與劉瑾同
事進旣練習軍務每閱操口授方略談笑指揮意
度閒雅瑾及諸老將咸服一日操畢忽呼三校至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
卷十七

堯

帳下各杖數十瑾請其故進出權貴請託札示之
瑾益心折至是終啣進欲去之而大學士焦芳以
干請不得積恨尤甚因謀用張綵爲文選郎共圖
擠進故事主事署員外得爲郎中進有所推瑾以
爲非制又以雍泰平日剛暴進薦雍爲欺遂與馬
文升劉大夏俱削藉進子誥讚在翰林皆調外任
瑾怒猶未解摘進在大同時嘗籍軍出雇役錢失
勾校欲籍其家會瑾誅得解復官致仕卒贈太子
太保嘉靖五年謚襄毅入子六登科詔舉鄉試蚤

卒諡南京戶部尚書讚文淵閣大學士詩工部郎

